老泉文妙卷之二

眉山蘇洵明允著

衡論 并序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

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遊說諸侯

任酈生陸賈從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信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

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指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胷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耿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　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冦萊

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將難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

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兒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者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

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坟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捎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威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捎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追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私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

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天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故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待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

裁夫人不裁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葬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彼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忍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内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内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

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明[illegible]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傍列筆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

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　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蠻民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綿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㦸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辯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

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上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更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既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爲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懦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弊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其所治其所者其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贓吏宄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

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累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對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久頒藩郡執兵柄巫醫

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吏賤吏獨棄而不録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絶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摶出之可以爲將而内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慴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之利故當此特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

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穴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匄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彊者有不可勉彊者煦然而爲仁子子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

纍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彊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業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彊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彊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彊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彊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彊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彊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儁傲誕不事繩檢往二冒法律觸刑禁呼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彊者則何病不至柰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二以事禮法而必自縱

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彼有比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貫其過

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才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是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眞奇傑者出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

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屢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社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給縋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入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

微物之不能遂其生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眞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室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有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惡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衣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儥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儥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于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賈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

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明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觸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illegible]待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illegible]而出四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illegible]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爲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爲刑統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

使民務爲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爲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　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者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奇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爲治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甿隸並笞而偕戮則大臣無耻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或

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薮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薮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上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責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爲富彊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

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爲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衝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怨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爲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被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

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怒欲其爲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怒其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柰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還限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

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彊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彊故尾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

制兵之術則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菜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

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呌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禄而其取之亦不過十一今吏既禄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十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徭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一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三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横斂則亦末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

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時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illegible]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餬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租之臧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一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

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彊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室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彊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

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東坡文鈔卷八